

青少年文学读本·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



公示期

曾平◎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青少年文学读本·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

公示期

曾 平◎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品人：周殿富
总策划：崔文辉
策划编辑：东方
责任编辑：周海莉
封面设计：三棵树
版式设计：麒麟书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示期/曾平著. —长春：吉林出版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4
(青少年文学读本·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

ISBN 978-7-5463-2587-3

I. ①公… II. ①曾…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7849 号

书 名：公示期
著 者：曾 平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印 刷：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11.5
版 次：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18 栋底商 A222 号 (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 (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5463-2587-3
定 价：20.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目 录

父 亲	(1)
三 弟	(32)
大 伯	(43)
大 哥	(76)
小金的孩子要上学	(112)
公示期	(120)
赶 集	(132)
永远的银湖	(142)
有 病	(153)
出 息	(162)
案 子	(169)



父 亲

—

父亲没想到会去酒厂看门。他在满田村把支部书记当得好好的，怎会去看门？

满田村虽说两千来人，但地靠双河镇场前场尾，父亲那个支部书记，除了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镇党委镇政府也很有一些倚重的意思。集镇要大发展，城镇化水平要提高，自然得用土地，用土地自然从场前场尾开始，哪个去吞吞角角发展集镇？土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用地得他们同意，让他们签字画押。用地等于从他们身上割肉，哪能轻易答应？地必须用，发展才是硬道理，一切问题只能在发展中解决。老百姓那里又不能强迫命令，稳定压倒一切，老百姓跑到上面上访，要实行一票否决。这个时候，镇上就会想到父亲，父亲的重要性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镇党委一把手张书记亲自把父亲请到酒馆，点几个好菜，一边喝酒吃菜一边一条一款地谈起父亲过去的光荣，等酒喝得有些高了，才慢慢部署工作落实责任。

按说村干部遇上这种事情躲都来不及，哪个愿意在矛盾缝缝里爬来爬去？有的干脆摔了村官的乌纱去外边打工。偏偏父亲不躲不闪，他认为这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越是困难险阻，越要发挥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再加上张书记适时地拍拍他的肩膀，友好地说一些表扬加激将的话。这时，父亲的豪情呼

啦啦地升腾，使命感、神圣感油然而生，共产党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他把胸口拍得气壮山河，很有一些革命战争年代冲锋陷阵的气概，就差立正，敬礼，高喊，保证完成任务！

任务既然领回来，肯定必须完成。满田村就曾家一个大姓，父亲五十六，好些七八十的老者，见到他还得么公前么公后地喊叫。么房出长辈，父亲在满田村辈分最高，是稳稳当当的老辈。满田村男女老少可以不听党支部书记曾敬泽的，但不能不听么爷、么公、么祖、么老辈曾敬泽的。满田村的地，就在父亲怀着使命感，神圣地领受任务的过程中，渐渐地城镇化了。

满田村地靠城镇，迎接检查评比多。比如精神文明检查，要搞点，得把农户的房屋刷整一新，在烧柴火的土灶前后贴上瓷砖。还有猪圈，也不能让猪乱撒屎尿，要改圈改厕，搞成城里的卫生间。任务必须完成，不然，检查组来看什么？如何对照一条一款的标准评分？记者来了怎拍照摄像？又比如推广农业生产规范化，种水稻了，得搞示范片：种苞谷了，得搞示范带：种大豆了，得搞示范路。这些片啊带啊路的，也不能搞在公路不通的偏远村社，不通公路小车如何去得了，小车去不了领导如何去得了？领导去不了看不到示范来有什么用？

好几条公路在满田村串来串去。满田村自然是示范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个时候，镇上自然会想到作为党支部书记的父亲，又把父亲请到酒馆，点几个菜，上几瓶酒，然后一边喝酒一边表扬、肯定父亲的工作业绩，一边向父亲下达目标任务。受到表扬和肯定的父亲很高兴很振奋，继续把胸脯拍得山响，向镇领导表决心：“这个先进我当了！”

醉醺醺的父亲领了任务回到村上自然不会考虑侵犯群众利益之类的政治问题，他就是群众，代表着群众！房屋粉刷一新有什么不好？烧柴火的老灶贴上瓷砖有什么不好？水稻苞谷黄豆搞示范片示范带示范路展示满田村的良好形象有什么不好？好得很！必须搞！如果你不搞，父亲提着石灰来替你粉刷，买了瓷砖来帮你贴整，挽起裤脚扛着锄头去把你栽种好的秧苗全部推倒，然后按照规范化替你重新栽种。你敢骂党支部书记曾敬泽，但你敢骂你的么爷、么公、么祖？数百年的乡风民俗让满田村男女老少尊

老爱老。你好意思让你的么公、么祖曾敬泽替你干这忙那，还让他老人家替你掏钱，你脸往哪里搁？只好急急忙忙地拦住他老人家，说，么公，么祖，么老辈，算了，你别动，我们听你的，按你的要求干！父亲的任务完成了，先进和红旗扛回来了，大家的怨气也积起了。

刚好试点村支部书记海选，镇党委不推荐候选人，选到谁就是谁。没有一个支部书记愿意试点。工作还得推进，张书记亲自拉着父亲进酒馆。几杯酒水下肚，张书记下达目标任务，就在满田村试点。父亲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有征地难吗？有在土灶上贴瓷砖难吗？有搞示范片示范路示范带难吗？没有！父亲根本没想到会出问题。

偏偏阴沟里翻了大船。那天，七十九名党员参选，父亲只有一票。虽然无记名，父亲一下子就清楚了，没有人选他，唯一的一票，是自己投的。父亲差一点从主席台上摔下来。他搞不懂，怎所有的人都不选自己了？会议室一排排的奖状一面面的锦旗还不足以说明自己的业绩？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如何走出的村支部活动室，连张书记叫他都没有听见。

第二天，张书记提着点心来看父亲。张书记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说，老曾啊！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同志党委政府清楚！虽然满田村的支部书记已经不是父亲，但有这句话父亲就知足了。张书记说，老曾，我给古佛酒厂的黄老板讲了，正好那里差一个门卫，我给黄老板说得很清楚，老曾是我们最优秀的村干部，每个月工资不能少于五百块，要发挥好你的优势和余热。张书记亲切地望着父亲。父亲当村支部书记一个月才一百来块补助，张书记确实给父亲找了一个肥差，在集镇做工，辛辛苦苦，一个月也就四五百块钱。父亲是只看钱的人吗？要是只看钱，前些年，早跑到广东打工了。父亲要实现人生价值，要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事实是，舞台没了，满田村不需要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了。

第二天，父亲收拾包裹去酒厂赴任。父亲对自己说，眼不见心不烦！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说是这样说，离开时，父亲不停地扭头回望满田村的山山水水。

二

在满田村摔了一大跤，父亲准备在古佛酒厂好好地爬起来。张书记不是要自己发挥优势和余热吗？自己才五十六，就是退休，也还有四年，四年，要干多少事啊！就算到了六十，骨头还硬朗得很！

走进古佛酒厂的父亲满怀工作豪情。

父亲径直去黄正贵的办公室。他一点也没有其他员工的怯懦，倒真像走马上任来了。父亲说：“黄总，张书记要我来这里工作。”

父亲见过黄正贵，以前开会的时候，都坐在会场下面，听张书记讲话。黄正贵跷着二郎腿举着手机正在和谁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他点着头，好像在说行，知道了，但又不知道他是对父亲说还是对手机说。父亲耐心地等着，像以前去张书记办公室汇报工作，遇上他有重要公务就在一旁耐心地等候。过了一阵，黄正贵看见父亲没有走的意思，就腾出一只手来，向父亲挥动着，示意他走人，同时，一点也不耽误电话那端的通话。父亲装着没明白，他坐在沙发上坚韧顽强地等待着黄正贵把电话打完。父亲从包裹里取出一大摞奖状证书，恭恭敬敬地呈上，要黄正贵看。那是一摞摞父亲从当社干部起获得的荣誉，那简直是一部工作史，一部奋斗史，一部荣誉史！每一张证书后面都是一段过去的光荣，那些人和事仿佛就在昨天，随便抓一段，都可以说半天。

黄正贵才不管什么奖状证书，说：“不就看门嘛！”

父亲要发挥余热，就得让黄总了解。他一边摆开一摞摞的奖状证书，一边说：“黄总，镇干部都晓得我曾敬泽，到时候，你的奖状证书，我肯定啦！”

黄正贵才不管什么镇干部，他现在一年要给镇上缴好几百万的酒税，张书记还要奖励他小轿车呢！上个月，张书记找他座谈，镇财政收入明年增幅要达到百分之三十，古佛酒厂得打主力，张书记要求增加三百五十万。黄正贵一听就火了，说，抢人啊！怒气冲冲走人状。张书记怎会让他



走？明年县乡换届，他还想有所进步呢！张书记说，到时给你开庆功会，奖励你一台2000型桑塔纳。黄正贵高叫道，桑塔纳有球用，去年你们就奖桑塔纳。张书记马上表态说，你增加三百五十万，我奖励你五十万。看见黄正贵不为所动的样子，张书记做工作说，不少了！不少了！三百五十万，分到我们镇上，有几个啊？黄正贵拖了好一阵，才冒出话，说，万一你们不认账我怎办？张书记说，我们签责任书嘛！黄正贵笑道，是你们签我的责任书还是我签你们的责任书？张书记笑道，没关系，都是一个共同目标嘛！

父亲哪里知道张书记在黄正贵面前是这个样子。他以为黄正贵见了张书记也像自己那样，企业再牛，还不是镇上领导，和村一个级别嘛！父亲见黄正贵的时候就把张书记要他来的说得非常洪亮。他根本不知道，他到酒厂看门，张书记打了四次电话说了一大堆好话，黄正贵才勉强答应。

“现在哪个还发奖状啊？”黄正贵笑着说。眼前这个老头实在好笑。“我们这里只发奖金！”黄正贵非常老板地说。

父亲继续把奖状证书往黄总面前送。黄正贵打发他说，有事找办公室王主任！

父亲并不气馁。过几天，他又去找黄正贵。

上班几天，父亲发现厂里有些问题得注意，得改进，不然，要出大事。谁让父亲有一双领导的眼睛呢？比如，变压器放在厨房边，危险，得搬，那里还有锅炉，刮风下雨，有个闪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还有那些酒罐，密密麻麻地挨在一起，发生火灾，比炸弹还凶。父亲打听过的，酒罐这样安，县安监局也认为要不得，他们到厂里来检查过，还发了整改通知，要罚款。黄正贵把安监局的人请到饭店，张书记作陪，替黄正贵说情。安监局的同志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采纳了张书记的意见，硬的暂时改不了，软的得改起来，酒罐间间出一定距离，一个酒罐装酒，一个酒罐装水，既合规定，又增加了安全保障，还解决了上百万资金投入的困难。父亲担心的是，黄正贵的酒罐并没有一个装水一个装酒，仍然全装着酒精。深更半夜，父亲爬上酒罐揭开盖子查看，乖乖，全装的酒精。父亲

想，万一出了事，怎整啊？

父亲觉得应该提醒提醒黄正贵，不然，出了事情，不得了。作为一名员工，拿了工资，该有一点主人翁意识吧？总可以提一些合理化建议吧？父亲有这个光荣传统，当村干部的时候，他就常常向镇上提合理化建议。比如，某村小学的危房，得赶快整治，几十个娃儿在里面，万一垮下来，怎得了？镇上该拿钱修房子，没钱？刚换的小轿车是不是钱？还有让村上一事一议凑来修公路的款子，收了多少钱，修了多少路，用了多少钱，群众想知道有什么错？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张榜公布嘛，怕什么呢？父亲的意见和建议不仅在张书记办公室提，还在镇人代会上提。父亲是镇人民代表，他要行使神圣的权利。每当这个时候，张书记总要招呼父亲说，老曾，你的问题和建议我们知道了，下来再交换，怎么样？父亲是一个听组织招呼的同志，张书记把话说到这个地步，还说什么呢？

到了吃饭时间，张书记把父亲往酒馆里请，父亲有些受宠若惊，组织上把他请到酒馆做工作，还是书记出马，他确实很激动。几杯酒水进肚，父亲就替张书记感叹起来，领导也不容易啊！那么大的一个摊子，哪里都要用钱！似乎他成了书记似的。

父亲以为黄正贵也会像张书记一样听自己的合理化建议。但见黄正贵哪里是见张书记那般容易？尽管黄正贵常常在厂里进进出出，但他坐在奥迪里，一溜烟就晃过了。等父亲追上去，黄正贵只留一个肥大的背影给父亲，上楼去了。父亲总不能冲着黄正贵的背影高喊，黄总，等等，我有合理化建议要提！

父亲守株待兔了好几天，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鼓足勇气跟随着黄正贵上了楼，到了办公室门口，父亲喊：“黄总，我有事情给你汇报，耽误你十分钟。”父亲很有时间观念。

黄正贵回过身，努力回想了一阵，说：“你是……？”黄正贵拖着话音，留有不少余地，他确实想不起父亲是谁了。父亲赶紧说：“我是刚来的门卫曾敬泽，是张书记让我到这里来工作的。”



“老曾，有事？”

父亲主动替屁股找了一团沙发坐下，很主人翁的样子，说：“有事。黄总，我想给你提点合理化建议。”

“哦！”黄正贵应了一声，然后乜斜着眼打量父亲，问：“你有什么合理化建议？”

父亲不管黄正贵的轻视，或者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黄正贵的眼光，他把这几天掌握的问题与建议和盘托出。

黄正贵又好气又好笑，这些情况他怎不知道？用得着一个看门的老头在这里指手画脚？黄正贵不接父亲的话茬，问：“老曾，你现在干啥工作？”

父亲答：“黄总，看门。”

黄正贵说：“你知道是看门？”

按说父亲该醒豁了。偏偏他醒豁不了，父亲答：“知道。”

黄正贵说：“知道你怎把门看到这里来了？”

父亲赶紧解释说：“黄总，我在村上当过支部书记，在厂里看见了一些事情，想建议建议。”父亲急忙抬出曾经做过的支部书记，他以为能增加不少砝码。

黄正贵才不管什么村支部书记。就是父亲来看门，要不是张书记一说再说，他才不答应，哪个愿找一个快六十岁的老头来做门卫？况且工资还要开到五百元，黄正贵皮笑肉不笑地说：“老曾，张书记该不会喊你来当书记吧？”

不知父亲是真的没听懂还是装了没听懂，他认真地说：“黄总，我正想给你建议呢，我们厂二十多个党员，完全应该成立党支部。我还不知道在哪里过组织生活，不晓得把党费交给哪个？我作为党员总不能不交党费不过组织生活吧？至于谁当支部书记，那是组织考虑的事情。”

黄正贵没想到一句挖苦话，竟让父亲认真地带出如此多的废话。他很不耐烦，哪愿和一个看门的老头纠缠，就说：“老曾，这些事情你去找张书记，我党员都不球是。”

父亲不管黄正贵的不耐烦，做起思想政治工作：“黄总，不是党员可以申请啊！十六大才召开，私营业主可以申请入党，政策上没有问题，关键要看你够不够条件。到时我可以作你的入党介绍人。”

黄正贵发火不是，不发火也不是，只好正色道：“老曾，入党的事情以后再谈，你现在的任务是把门守好，话说清楚，出了事，我要扣工资，要请你走人！”

“当然，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父亲应承着。父亲还有建议正想说，黄正贵已经让他走人，把他往外边推，黄正贵说：“老曾，快去看好你的门！”

父亲只好走出黄正贵的办公室。他一肚子的火，只能憋在心里。

三

黄正贵对父亲不以为然。张书记却还挂记着父亲。海选的支部书记曾小强走马上任了，张书记安排的工作他推不动，这个时候，张书记又想到了父亲。张书记给父亲带信，要父亲马上去一趟，他在办公室等他。

父亲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不回满田村去协助曾小强开展工作。现在的满田村带给他的是伤心，是委屈，但父亲是一个有着三十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一个担任了二十多年领导的老干部。父亲仅仅犹豫片刻，就向黄正贵请假，到张书记那里去了。

父亲敲开张书记的办公室，正在繁忙的张书记立马丢下事情伸出热情的大手迎过来，又是亲切握手，又是递烟泡茶，又是嘘寒问暖，还习惯吗？真舍不得你啊！

张书记把父亲往酒馆里请。

喝着酒吃着菜，张书记渐渐动了感情，说：“老曾，你是一个好同志，一个好党员，一个好干部，我们舍不得你啊！你的离开，是满田村一个重大损失，是我们党委政府一个重大的损失！”

张书记这些话父亲爱听，说在他心窝窝了。从党旗下宣誓那天起，父

亲就决心做一个好党员。担任生产队长开始，父亲就决心当一个好干部。父亲的眼睛渐渐地潮湿起来，酒还没有喝多少，就醉醺醺的了。

一瓶酒见底，张书记谈事情了。今年，满田村的水稻示范片，苞谷示范带，大豆示范路，还得搞啊！年年都搞了，领导都要来检查，不搞能行吗？曾小强同志在群众中还没有威信啊！这不，满田村在乱啊，群众不听干部的，他们想怎么种就怎么种，还示范什么啊？张书记忧心忡忡无可奈何。

张书记把一大杯白酒和父亲干了，说：“党委想啊，关键时候，还得请老曾出山啊！”

父亲的豪气已经上来，又找回了当支部书记的感觉，劲鼓得足足的，说：“张书记，你尽管安排！”

张书记说：“我的意见，这两天，你协助曾小强同志，把示范的事情突击突击！”

父亲已经很高兴很振奋，和往常一样又把胸脯拍得山响，表着决心，说：“书记，放心，任务，肯定完成！”

父亲接了张书记的尚方宝剑回村。他哪里是协助曾小强工作？他似乎又重新当上支部书记了。曾小强倒不计较，示范的事情正搞得心神不宁，有人来干，求之不得。

父亲又像往年那样，挨家挨户地打招呼，把重要性、必要性不厌其烦地宣讲。遇上不按要求的，按老办法，父亲扛着锄头，挽起裤子，下田去，全部推了按规范重来。有不怕事的，横眉冷脸地说，么公，么爷，么老辈，干吗啊？你不是支部书记了嘛！

“张书记派我来抓这项工作！”父亲理直气壮。

在满田村，父亲作为么房长辈的地位不可动摇，大家可以说父亲不是支部书记了，但无论如何不能说不是长辈了。父亲在满田村折腾了两天，让新任支部书记曾小强焦头烂额的示范工作就解决了。父亲向张书记作了简单汇报，张书记高兴得很，又要拉着父亲去酒馆喝酒。父亲没有去。父亲说，酒厂那边，回去迟了，不好！张书记点头说，就是！张书记还说，

他给黄正贵打个电话，把这两天父亲的表现说一说。

张书记确实打了电话。但黄正贵才不管父亲在满田村的什么表现，他只需要父亲把门看好。当然，张书记的电话也起了作用，要不然，父亲两天不到厂里看大门，黄正贵不开除他才怪。

四

黄正贵对父亲刮目相看，是不久后发生了一件事情。

父亲在古佛酒厂看门，他照样像在满田村当支部书记那么认真主动。他时时刻刻像一条警觉的狼狗，害怕稍有疏忽，就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老子不能为了几觉瞌睡而坏了一世英名，父亲在睡意来临的时候常常这样提醒自己。为此，他时常睡着睡着就翻身起来在厂里来来回回地转，把厂里发给他的那支手电筒像冲锋枪一样在围墙四周扫来射去。父亲这样干有些狗咬耗子多管闲事，他的职责是看门，没有让他一晚到亮在厂子里巡来遛去。但父亲不这样认为，他觉得既然来到这个厂就是这个厂的人，就应该替厂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力气使了很快又会长出来，一点损失都没有。

那天晚上，父亲的手电筒照到了一个黑黢黢的影子。父亲尽管做过支部书记，见过不少世面，但真正要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发现异常，还是有些紧张、害怕。但他毕竟是当过多年干部的共产党人，陡然间，竟能豪气大增，他一声大吼：“干啥子！站住！”

游三像霜打过的茄子，蔫得一点精神都没有。村里人在角角落落说，他婆娘春妞被黄正贵那个了。春妞在古佛酒厂食堂做饭，她和黄正贵还沾些远亲。游三哪愿相信这样的事情？但他得防患于未然。晚上，睡在床铺里，他和春妞商量，干脆别在酒厂干了，黄正贵那个色鬼，得防着点。春妞一听就跳起来，骂，你听那些乱嚼舌根，你不干，想干的人多得很！

一个月领五百块工资，逢年过节，还领点奖金，天天都能照顾家里，春妞干得欢喜，哪愿出来？其实游三也不愿春妞出来，每个月家里有几百



块钱滋润着，日子大不一样。但他实在怕春妞这只肥羊在黄正贵那条色狼的旁边待久了，被吃掉。

那天，游三推开家门。他本来要进城做零工，县城那边打电话来，活路推迟两天，他只好从半路上折回来。游三推开门差点当场昏厥在地。黄正贵那个狗东西正骑在春妞身上意气风发地干得欢天喜地大呼小叫。游三突然回家并没有让黄正贵惊慌失措。黄正贵在春妞的身上来回动作了好几下才恋恋不舍地下来，然后从容不迫地去抓衣服穿，一边很不高兴地问，怎回来啦？

游三气疯了，自己的家，怎不能回来了？他很想冲上去给黄正贵一顿急风暴雨似的拳脚，很想去找菜刀，拿斧子。菜刀就在厨房，斧子就在柴房，两样工具他一早都在用。但游三只能在心里想想而已，一看黄正贵那个架势，胆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迈不开腿伸不出手。

但游三憋在胸中的恶气得爆发出来，他把拳头捏得水淋淋的，想冲上去对春妞动作动作。一看春妞那个样子，拳头砸不下去。春妞说，游三，打嘛！打嘛！还把身子凑过来，要游三下手。春妞说，游三，离婚，离就是！游三怎舍得离？游三哭着喊，春妞，关你球事！黄正贵，我日你祖宗十八代！这时，黄正贵已经走得老远。

是酒厂勾去了春妞的魂。游三一整天都在酒厂周围游荡。游三憋在心中的愤怒像积压在岩石下面的火山得爆发出来。游荡了一整天，游三的眼睛盯在了黄正贵的酒罐上，他捏了又捏装在口袋里的火柴，一个念头产生了，将划燃的火柴丢进狗日黄正贵的酒罐里该是什么样子？狗日的黄正贵，看见熊熊的大火还会像先前从春妞身上爬下来那样从容不迫？

烧他狗日的酒厂！

到了夜深入静，游三悄悄地翻过古佛酒厂的围墙，落地的声音很轻，像一粒小石头掉在地上。但这样的声音却传到了狼狗一样警觉的父亲耳朵里。父亲也没想到会有人翻墙进来，他以为是风吹草动。但认真负责的父亲连风吹草动都要看过究竟。他拿着他那支冲锋枪一样的手电筒走了出来。

走到酒库旁，雪白的电筒光让游三暴露无遗。

父亲怎会让游三搞破坏。他一声暴喝：“站住！”迟疑的游三从困惑中惊醒过来，他正在那里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是否划燃火柴，是否让高耸的酒罐燃烧起来。游三晓得酒罐燃起了要犯法，要判刑，要送劳改农场。他胆怯着，迟疑着。父亲这一喊，游三惊醒了，知道犯事了，撒腿就跑。

父亲怎会让黑影子跑掉？他有的是力气和劲头。

事情很快惊动了黄正贵。黄正贵握着父亲的老手不肯松开。黄正贵说：“老曾，看不出，看不出，你满负责的。”

受了表扬的父亲挺谦逊，说：“黄总，应该的，应该的。”

黄正贵不管父亲的谦逊，说：“老曾，我要奖励你五千元，号召全厂员工向你学习！”黄正贵已经组织人对游三开展审讯，游三哪里经得住，几顿拳脚下去，全坦白了。惊得黄正贵冷汗直冒，乖乖，要是把那些酒罐点起来，整个古佛酒厂不全完蛋了，这个该死的游三。看门的曾老头真是消除隐患的大功臣。对父亲的奖励，黄正贵发自内心。

父亲说：“黄总，奖励就算了，不要打游三了。”

黄正贵有些不高兴，要把整个厂子毁掉还不该打？他不表露，父亲毕竟是消除隐患的功臣，黄正贵说：“谁打游三了，我怎不知道？”

父亲说：“怎没打，一晚到亮都在哭都在叫。”

黄正贵故作吃惊地问：“是吗？”

父亲说：“黄总，把游三放了，反正什么事情都没干成。”

“等他干成了，我的酒厂还有？”黄正贵对父亲的求情很不满意。

“老曾，今天高兴，你立了大功，你说，需要什么？”黄正贵叉着腰，腆着将军肚，赏罚分明的样子。

“黄总，言重了。”

“不重，要什么？只管说。”

“把游三放了！”

“不说这个。”

“给张奖状。”



“给张奖状?”

“给张奖状。”

“行。还有别的吗?”

“有倒是有，说了你不高兴。”

“不关事，你说，说嘛!”黄正贵正在兴头上。

“要说，还是那天的建议。变压器得搬，还有……”父亲正想扯开话头，黄正贵打断说：“老曾，那些事情今天不谈，不过厂里成立党支部倒可以考虑，你这个共产党，就是不同!”黄正贵连续不断地拍打着父亲的肩膀，以示赞扬和友好。他正沉浸在消除隐患的兴奋里。

五

父亲没想到，黄正贵真要成立党支部。

其实，镇上分管党务的副书记找过黄正贵多次了。在私营企业成立党支部，是创新，是探索，是新亮点。哪个领导不需要多一些经验和亮点?县上就对镇上落实责任制，镇上却不敢对私营企业落实责任制。只好找老板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镇党委副书记亲自跑到酒厂找黄正贵不下十次八次，黄正贵就是不通，他对副书记说，你那个支部建起来能让我多产酒，多卖酒?副书记按照上面的政策给他宣传。黄正贵不接受，说，你不要给我说官话，说官话我说不赢你们。把门封得死死的。黄正贵不怕得罪副书记。党支部建在企业，是组织部布置的，副书记找到张书记汇报。组织部管官帽子，组织部布置的工作张书记得高度重视。张书记亲自找黄正贵，也不是一次两次，黄正贵就是不同意，张书记也没有办法，他也不能强迫命令，把黄正贵惹毛了，他把酒厂搬到其他地方去，他一去，带走的是上千万的税收啊!好些乡镇，正虎视眈眈地望着黄正贵这块肥肉，拼了命地想往自己地盘上引呢，张书记哪敢强迫命令?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张书记们反复工作了无数次的难题在某一天早上，黄正贵一觉睡醒后豁然开朗了。张书记们要多高兴有多高兴。